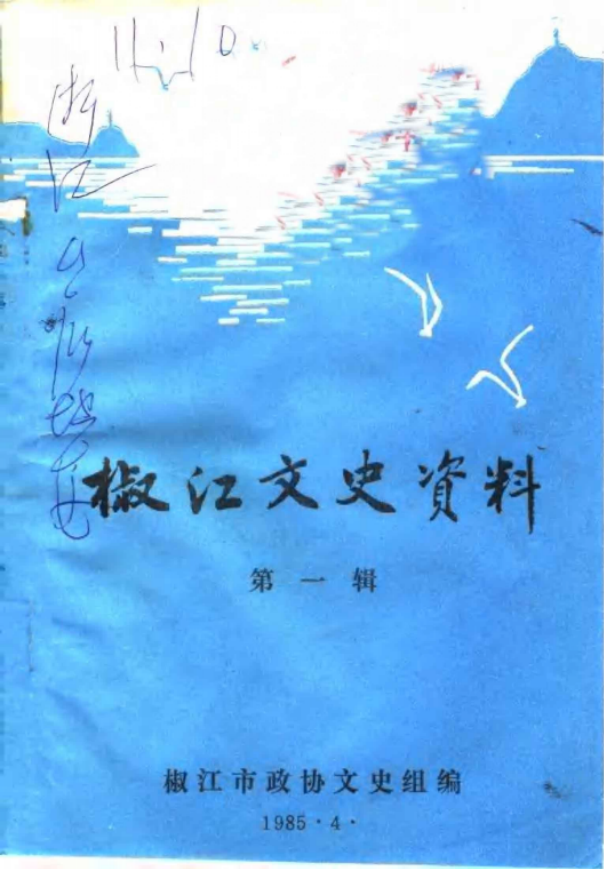




# 椒江文史资料

第一辑

椒江市政协文史组编

1985·4·

# 前 言

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也是促进祖国大团结、大统一，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

周恩来同志生前对文史资料工作十分重视，他说：“新的东西是从旧根子上来的。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不会把历史割断。”

征集、出版文史资料，提供某些耳闻目睹、真实可靠的史料，对于没有经历过旧社会种种苦难与风暴，没有经历过艰苦奋斗的年轻一代，无疑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我们椒江市的文史资料工作，过去既无史料的积累，又无机构的设置，白手起家，难度较大。但自从政协文史组成立以来，广征博采的过程中，承政协委员与各界人士的 关注与支持，积极撰写稿件。在这些文稿中，我们通过调查核实，加以综合整理，选出部份文稿先行出版，以后将陆续编纂付印。对于热心供稿的作者，我们谨致谢意。

椒江市在地理位置上是台州的咽喉，军事要塞，吞吐口岸，在历史上留有：宋高宗赵构曾到过章安金鳌山，登临海门枫山清修寺，并御书“清修风景千年在，沧海烟岚一笑开”的楹联；民族英雄文天祥曾留下“痛哭辞帝阙，微行访海门”的绝句；抗倭名将戚继光曾在椒江两岸屯兵，抗击倭寇等等历史陈迹。在近代历史中，无论是军事、政治，还是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大量史料，等待我们发掘与整理，我们热切地期望政协委员和各界知名人士、老前辈、各业行家继续撰写文

稿。

《椒江文史资料》第一辑的出版，我们虽然尽了一分职责，但是由于我们能力有限，水平浅薄，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指正。

编 者

# 目 录

|                    |                       |
|--------------------|-----------------------|
| 海门港的形成和发展·····     | 金陈宋 马国林 ( 1 )         |
| 日寇在椒江所犯的罪行·····    | 林日见 ( 7 )             |
| 日本侵略军第一次入侵海门·····  | 解莘耕 ( 11 )            |
| 蒋志英之死·····         | 陈世卓 周炳贤 解莘耕 ( 15 )    |
| 三园正相中将在椒江切腹自杀····· | 李华志 ( 口述 ) ( 17 )     |
| 回忆椒江书店·····        | 方正中 ( 19 )            |
| 我和同康酱园酒厂·····      | 赵连城 ( 22 )            |
| “大衙门”与“小衙门”·····   | 王 彬 ( 34 )            |
| 封面设计·····          | 赵连城 ( 题字 ) 林日见 ( 图案 ) |

# 海门港的形成和发展

金陈宋 马国林

海门港是浙江省三大港口之一，它位于浙江中部的椒江入海处，在北纬 $28^{\circ}41'$ ，东经 $121^{\circ}27'$ 的方位上。海门港的两岸山峦毗连，入海处两山夹峙，南侧称“牛头颈”，耸踞为牛头状；北边有小圆山，隆起江畔，彼此遥遥相对，逼海而立，状如大门，故名海门。两山之巅各有一座宝塔耸立，山光塔影，点缀了城市秀丽风光，增添了港口雄威的气魄，又成为港口老导航的标志。这是海门港的自然概貌。

## 港口的形成

海门港历史悠久，它的形成可追溯到史前期。解放初期在市郊“观音洞”曾发现石斧两把，（现省文管会列入“观音洞文化遗存”项目）为新石器时代遗物。古海门港范围较现在为广，今日的椒江口，昔日是台州湾的一部分，而古河口则可远远上溯到今临海县三江村以上的小海门附近。按地质地理学的观点，那是全新世海侵期间的产物，距今已有五千年到六千年的历史。当时面积达一百多万亩的温黄平原，尚处在浅海之中。以后由于古椒江口泄洪间粗粒物质下泄、落淤，并在波浪不断簸造下形成了北自海门沙门南径洪家、沙园、洋屿长达18公里并出露在今平原以上的离岸沙堤（简称海门沙堤）。该沙堤在地貌学上可以作为椒江古河口发育的一个阶段，距今已有二千四百年左右的历史了。当时的椒江河口面貌，一方面与泻湖群贯通，另一方面又受岛屿旁侧冲刷槽的引流影响，诱发主槽向东发展并在后期人为的改造下，形成今日的出口面貌。因

此，今日的椒江河口——海门港实是在古河口的历史背景下发育而成的。

### 军事上的冲要

椒江口地处东海前哨，界于宁波、温州之间，两岸山峦连绵起伏，地理形势险要，是台州的一大门户，历来为兵家所重视。公元二七一年，吴主归命侯孙皓派其弟孙奋驻兵椒江口一带。南北朝和隋唐年间，海门周围战事迭起，刘宋明帝泰始元年（公元四六五年）田流自称“东海王”，横行椒江口沿海一带。元至正十二年（公元一三五二年）方国珍拥兵割踞浙东沿海，海门港是方水军的根据地。明洪武二十年（公元一三八七年）“倭寇为患”。建“海门卫城”和“前所城”，成为浙江军事要港。嘉靖三十八年（公元一五五九年），明廷派戚继光来海门抗倭，驻兵城隍庙。（今重建为“戚继光纪念馆”），不久沿海寇患荡平。十八世纪末期，越南阮光平父子持政，诱使一批亡命之徒到中国沿海劫掠，蔓延到闽浙一带。上述情况表明，海门港的起源和军事地位互有关系。

### 港口的开发

海门港的开发是和台州府郡丰富的经济物产、港口优越的自然条件紧密相关的。台州六县盛产粮食、生猪、柑桔、鱼货、食盐、茶叶、药林、棉麻、竹木柴炭，在运输不便的年代，水上交通受到人们的重视，海门就赖椒江水系航运之便，成为台界各县货物的集散地。椒江上游有两大水系：北流汇合始丰溪、永安溪称灵江，南流叫澄江，再汇合于三江口。随着潮水的涨落，船舶顺流上下，运输方便省力。椒江口外台州湾连接东海，又有东矾列岛、台州列岛为天然屏障。地理条件促成港内风浪弱小，航道宽阔顺畅，水深条件较好，可通3000吨——5000吨船舶。十九世纪以来海运就成台州经济的动脉，海

门港则成为台州府的咽喉，向外吐出本地产物，吞进本地需要的物品，发展了经济，促进了交流。从港口自然条件来说，既有深水锚泊地，又有适于港口建筑设施的一马平川，使各路物资和过往客商有集散、逗留的余地。所以海门镇上第宅星罗，楼台棋布，开发甚早。以出土墓砖铭为据，可追溯到晋太康年间。古人称其为“真东海之胜境。”历代虽经“屡次兵戈，依然鱼米之乡，繁华之地。”

早在唐代，海门港就形成商埠雏形。南宋初期赵构皇帝南渡到海门，途遇黄岩贩卖柑桔的船只。看来这是有关经商的最早的记载。其后在理宗年间，日本商船时常在台州、温州一带出入，偷运铜钱。一次就从沿海运去铜钱十万贯，弄得台州城内一度铜钱绝迹。由此可见，外国势力早就把海门港作为经济掠夺的一个门户。

元代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年）丞相伯颜首先建议用海船运粮，第二年就设立了“海道运粮万户府”，并在台州、温州、庆元（今宁波）、绍兴等地设“海运千户所”掌管每年供应大都（北京）粮食的运输。明代中叶以后，宁波粮食亦“常取足于台（州）。”运粮途径自然还是靠海运。除粮食外，台州运出去的物资还有柑桔等土特产。运回的主要是日用百货。

港口的兴衰

清同治、光绪年间，宁波人来台经商者日众，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八年）创办“海门轮”航行台甬间，为海门创办轮埠之始。此后台中、台温航线相继通航客货轮，商轮发展到十余艘，出运物资除大米、柑桔等外，增加了家禽、彩蛋、鲜活鱼货、绣衣、麻帽等。海门港遂成通商巨埠，“扼六邑之咽喉。”当时的海门镇已是“百商汇聚，据全台利源关键。”咸

为“临海东南一雄镇。”

十九世纪中晚期，由于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满清王朝黑暗腐败，中国已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帝国主义霸占了我国沿海通商口岸，强占“租界”，大肆倾销洋货，在我国投资开设各种“洋行”，培植买办，控制了旧中国的经济命脉，大肆掠夺奴役中国人民。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的官僚买办资本及民族资本也有所发展。海门港也随之成为商业竞争的场所。一八九九年，绅商王梦兰等稟请台州知府郭武昌、临海知县翁长森开新河，经府、县亲自勘探兴工，海门镇总兵余朝贵派兵助资，集银一万元充经费。新河道从乃崦港口起，自下洋陈绕沙门至海门新道头总长五华里，使外海码头与内河埠头的距离缩短至仅有一百多米。至此，温岭全境及黄岩一部分地方的物质进出不再在乃崦港口转运，方便了运输和商旅，降低了运输费用。

从十九世纪末海门创立轮埠至抗战前夕，海门与申、甬、瓯之间的海运往来日趋频繁，沿海航线与临海、黄岩内江及温岭等地内河航线的客货班轮相衔接，形成一个水路交通网。三十年代始，海门有各路私营轮船业六家（最多时八家），过堂行（转运行）四家，报关行数家，並设有瓯海关分卡，船舶密度大大增加，仅台申航线一度就有“舟山”、“益利”、“台州”，“大华”，“穿山”，“达兴”等六艘客货轮通于海门与上海之间，每周除一天无客班轮外，其余六天均有客货班轮往返。各轮船公司的联合机耕联安公司和振市公司，分别为航运，港务的两大公司。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逐步渗入到内地，大肆倾销“洋货”，客货轮在海门和上海间穿梭往来，大量洋货象潮水一样涌进海门，流向台郡各地，刺激了海门的商业活动，市面比较活跃。当时，帝国主义各国向海门倾销煤



油、卷烟、纱布等，海门港口和市上就曾设有倾销英国“亚细亚”、美国“美孚”、“德士古”石油公司煤油的油道头、输油管、贮油柜和代销行。靠近码头的振市街、东升街十分热闹，商店行栈鳞次栉比，旅馆饭店星罗棋布，银行、钱庄和电报、邮政等各种为商业、航运服务的系统也随之发展，故曾有“小上海”之称。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寇的侵略，一九四一年春日寇在海门登陆，国民党不战而退。使海门港立时处于瘫痪，商店关的关、迁的迁，经济萧条，百业凋敝，只有几艘打着“哈呐”，“亚生”，“荣赛”，“山泰”等外国旗号的商轮和木帆船在维持海上交通残局。脆弱的民族工商业再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战后虽稍有恢复，但仍是一蹶不振。

### 港务与航运的发展

一九四九年六月廿五日，海门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府于一九五〇年在海门港设立了海门航务管理所，並逐步演变发展成为今日的海门港务管理局和浙江省航运公司海门分公司两位一体，拥有近三千名职工的港航合一单位，对港口和水运实施统一管理，港口建设日新月异，水运事业蓬勃发展。钢筋混凝土码头代替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五座木质简易码头。目前港口共有各类码头25座，可靠泊3000~5000吨级船舶，台州电厂浅万吨级煤码头正在试桩兴建，港区建有各类仓库堆场49座，堆放面积达6万多平方米，装卸由“一根扁担两条绳”发展到吊车、牵引车、叉车、平板车、输送机，机械化程度和装卸效率显著提高。今日海门港有省属的海门航运分公司和属地方经营的椒江市第一、第二、第三航运公司和前所航运公司，共拥有各类专业运输船舶一百二十艘，三万五千多载货吨。货运除常年航行浙江、江苏、上海外，南至广州、港

江、蛇口、三亚，北达营口、青岛、大连，並有柑桔直运香港和从国外装水泥直达海门。客运每天或隔天有客轮通往上海、石浦、大陈、临海和温黄内河。一九八三年港口吞吐量从解放前夕的八万吨增至二百万吨、旅客年进出量达四十万人次。出运货物除传统特产和麻帽，绣衣等手工业品外，还增加真空泵、机床、纺织机械、电子元件、橡胶制品等工业产品以及玻璃器皿、各类罐头、棉纺织成衣等轻纺工业产品。海门也成为东南沿海的工业城镇。一九八一年八月，国务院为了加速海门的经济建设和港口建设，以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批准建设椒江市。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又批准海门港开办为国轮外贸运输港口，使海门港的发展前景更为广阔。

## 日寇在椒江所犯的罪行

调查时间：1965年6月12日

调查整理者：林日见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曾两度入侵海门。

1941年4月19日凌晨，日本黑田部队1000人左右，司令官黑田大佐在日寇护送下，分乘炮艇从江边圩到汽车路（今8号码头）登陆。

据传，早一天晚潮涨时（18夜）有汉奸乘小渔船一条，载引人登陆，潜伏于义士街川豆地中，作为内应。

海门群众听说江边一带形势紧张，多数在夜半时分匆忙出逃，大都由沙门一路挤挤撞撞四散至附近农村中。

1941年4月19日，日寇两艘小军舰进入海门港后，追逐沿江渔船、民船、当作活靶射击。葭沚渔民李富大等15条船向上游逃命，其中7条船被追上了，周维金等32个渔民在几十分钟之内，不是被子弹打穿，就是推下水淹死。渔民泮小乌皮，泮宝山被日寇推下水后，双手攀住船舷不放，日寇军官用指挥刀把手指砍断，终于落水淹死。

这7条船的渔民被杀之后，日寇随即浇上汽油，把尸体，船只一起焚烧。

其余的几条船逃回葭沚，葭沚埠头男男女女挤满了人，父寻子、妻寻夫、子寻父……哭声震天，呼天号地，惨不忍睹。

日寇自海门上岸之后，从码头起，一直到乃庵、沙门、海葭路上，展开大屠杀。日寇见到人几乎都用刺刀刺，有时也用步枪、机关枪射击。据目睹者估计，光是西门到乃庵岭，一路

上尸首近两百具。

渔民杨善民，从家里回到船上去，路经樟树脚地方，不想日本人埋伏在那里，斜刺一刺刀，没有死，接连又是几刺刀，仍没有断气。还会叫疼，一直叫到半夜。附近几家只有老太婆留在家里，虽然听见了，谁敢开门？待到第二天，一看，杨善民已断气了。大概因为疼痛难熬，双手使劲往地上抓，地上抓了两个坑，好几个指甲也抓脱落了。

17居居民李梅二，合家死于日寇刀锋之下：老爹爹刚离开家门口，就被日军一刺刀刺来再也爬不起来。父亲李陈宝见状大惊，拔脚就跑，没有几步，被日寇抓回，乱刀下，刹成肉酱。大伯李老四听到风声紧，独自到红庙（今水泵厂）探听消息，敌人出其不意地刺进一刀，倒在麦地里，当时还没有死，带血爬到泥涂头，找到一条无主小船，上了船，漂到北岸，终因流血过多，死在船上。表姑丈，姑妈抱着一岁的女儿，在逃生路上，被敌寇一人一刺刀结束了生命。一岁孩子，倒在地上大哭，日寇也不轻易放过，在孩子肚上戳了一刀，结果也死掉了。

一家亲属、六口人，统统被敌寇惨杀而死。

义士街农民罗小铭，给人送信，在赤山寺被日寇抓住，绑在树上，胸被剖开，两臂砍断，尸体从山上抛下来。过了好多天，他的妻子去认尸，尸体已腐烂发臭，辨认不清了。

据上了年纪的人回忆，当年乃庵、沙门、海霞三条大路两旁梦地、豆地、到处都有死人，每条路约有一、两百具尸体。一连好几天没有人敢于出来收尸，以致臭气熏天。

日寇退后，有些人返回家里一看，门被砸开，箱笼等物被刺刀戳坏，衣服散满一地。米缸、锅子、水缸里都有大便小便。酒店里的酒，日寇吃不了，倒在木桶里洗澡。

黑田部队进驻海门未久，立即分兵入侵黄岩、临海。

海门天主教徒六人，奉帖向日军请求准许成立“维持会”。黑田不允所请，认为时间尚早，条件还不成熟。

5月3日，日军由敌舰接运，撤离海门。4日海门处于真空状态。5日始由金清港方向来的“浙江外海水警局局长陈普民和水警局第三大队长郭辅潮接管军政大权。

以上为日军第一次骚扰海门经过。

第二次在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5月15日，由温州方面一股敌军北撤，经路桥而窜入海门，在海门到处乱拉民夫，到16、17、18三天陆续渡江至北岸，继续北上，该股之敌后来与驻在绍兴之敌合流。

日寇两次骚扰海门，欠下的血债，后来统计有：

杀害人民608人。

死于飞机炸弹之下有351人。

被抓担夫285人。（其中32人死在运送途中。）

奸淫妇女154人。

烧毁房屋1500间。

烧毁船只50多条。

以上是日寇两次入侵海门所犯下暴行的一个侧面。

死于日机轰炸之下的也极其悲惨：1938年8月，是空袭中死伤最严重的一次，仅被炸死的就有二百多人。伤者在200人以上。有的是全家不留一个地遇难。当时海门最大医院——博济医院，没有法子收容受伤人员。

9居陈竹林开“竹林饭店”，主人到街上买米去了，适逢空袭，待空袭警报解除，回到家里，已是一片瓦砾。大女儿刚从黄岩回家，二女儿二女婿和一个孩子，从宁波赶来探亲，连同一家三口，总计7人，全被炸成肉酱。

5居杨鼎显家炸死一家五口，仅杨的老婆幸免于难。收葬尸体时，杨鼎显的一只脚在饭箩里找到。

日寇烧杀轰炸，造成数以千计人民死亡，至于受伤、致残、失踪、无家可归家破人亡的远远不止此数。

16居何翠招的弟弟何金贵被日寇杀害后，母亲失去了依靠，幼弟二人，被生活折磨至死。母亲疼哭成病，最后也不免死亡。

藪沚渔民朱老四，被日军杀死后，他的老婆只好带着两个女儿，四出流浪讨饭，过了廿多年，直到解放后才重返家园。

褚老六的侄子死在日寇刺刀下，褚老六失去依靠，以致活活饿死。

惨痛的事例，不胜枚举。

注：（以上材料，来自海门16个居。椒渔、海门、藪沚座谈会。为目击者资料综合写成。）

# 日本侵略军第一次入侵海门

解莘耕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寇曾两度侵犯海门。第一次侵入海门是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盘踞半月后，即行遁去。我所目击的这次入侵的情况如下：

一九四一年四月初，日机就开始空袭海门市郊，炸死炸伤人数甚多，加上日舰也时行炮击，以致人心惶惶。有的合家扶老携幼迁住乡间，有的自挖防空洞躲避。部分商店甚至有迁至路桥营业。往日繁荣的市场，遂趋于半瘫痪状态。

四月十六日开始，日机空袭的次数突然增多，用九架敌机大编队持续轰炸，轰炸目标侧重于东狱庙，济公坛，腾云山以及外沙一带军事目标，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当时，国民党把台州地区的防务工作重点放在海门。军事指挥机关是：“台州守备区指挥部”。指挥官是蒋志英。驻大教场联高中学，驻防人数约五百人。

此外，还有“浙江省外海水警警察局”，驻西门“台州中学”，局长陈普民，中队驻东岳庙，中队长是郭志兴，分队驻外沙腾云山炮台，分队长是郑守藩。海门防空哨驻枫山顶清修寺，哨长汪雪恨。葭沚还设立一个“布雷队”。如果认真组织群众，奋起抵抗，日寇如在海门登陆，必将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但国民党军既无准备，又麻痹轻敌，因此，在这次日军登陆以后，没有丝毫抵抗，就溃败遁逃。

我当时任海门镇镇长，在四月十八日风声越来越紧时，曾向蒋志英请示。蒋说：“不要怕，三十三师下午不来，明天要

来的。”另据博济医院院长陈惠民向蒋志英探询，蒋也说：“海门现有五百人驻防，有我们在，不要怕！”

蒋志英到底怕不怕？很难说。对于海门五百杂牌军的战斗力如何，蒋志英自己是心中有数。所谓“不要怕”，其作用无非是安定人心和壮壮自己胆量而已。他把希望寄托在三十三师身上，倒是实在的。三十三师在哪里？不知道。三十三师十八日没有来，他把希望寄托于十九日。可是十九日风云突变，海门易色。三十三师纵然要来，也来不了。

四月十八日晚饭后，蒋志英召集海门军、警、政人员，开紧急会议，布置应急计划，内容共有三条。

- 一、彻底破坏海——蔑公路；
- 二、在椒江上布置水雷；
- 三、对旅馆饭店的旅客进行突击检查。

检查旅馆工作，由警察所所长王光桂派警士和外海水上警察局配合进行。布雷工作，由水上保甲长何祖岳协同布雷队，征用了海门——前所的义渡轮去投放。他们都一一接受任务，立即分头出发。

唯独破坏公路，任务最为艰巨，因连日风声紧张，城镇居民搬迁的搬迁，出走的出走。征集民伕确有一定困难。我们把问题提出来后，蒋志英沉下脸来说：“这是命令，没有商量余地，谁不完成任务，就砍谁的脑袋。”

蒋志英为人残忍凶狠，军阀作风严重，怎样说就会怎样做。我们捏一把冷汗，只好诺诺连声退出来，立即回镇公所召集保、甲长布置任务，划分地段，由保、甲长亲率居民完成破坏公路的任务，并由镇队附张浩达巡回督促。

一小时后，各保民工陆续前来，人都老弱残废，工具如锄头，畚箕，也残缺不全。大家愁眉苦脸。当此风声鹤唳之际，



大人自危，那里还有心思替公家出力！但迫于命令，又无可奈何。我们知道依靠这些人去破坏公路，势难在一夜之间完成任务。只好硬着外皮，求情说项，以便第二日继续完成任务。打听到蒋志英当晚在丁芹波家搓麻雀，于是请丁芹波为之讨情。

夜十时左右，从东方传来了炮声，我立即用电话探询防空哨，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边从电话中回答说：“这是我们自己的炮，误会了，你们不用怕。”说到这里，对方嘎然把话筒挂了，电话就中断。

据事后了解，此时敌人的先遣部队已经登陆，并抢占海门的制高点——枫山顶。已经控制了设在山顶上的防空哨，原防空哨人员向枫山后逃命。此时接电话的已不是防空哨人员；而是日军和他们的翻译。这些情况我们当时都蒙在鼓里，毫未发觉。

敌人登陆海门，是作了周密准备的。我们事后还了解到，登陆的前一天，即四月十八日，义士街群众已发现一批来历不明的渔民打扮的人，躲在沿江一带豆地里。另据陈世卓了解到，十八日晚，义士街上空出现过两次信号弹，每次三发。这种信号弹，当时国民党部队还无此装备。所有这些预兆，却没有被人们引起重视。

我们得悉敌人登陆消息已在十九日早晨拂晓之前。何祖岳从海涂跑回，双脚还满是涂泥，惊惶失措，报告说：“外沙看去，江面上都是日本人小汽艇，义渡轮掉头驶回油库码头，我是跳下泥涂跑回来的。”我当时半信半疑说：“你不要看错？”他边走边回答说：“不只我一个人看到，船上的人都亲眼看到的。”接着他就慌慌张张地走了。我拿起话筒，再次询问枫山顶防空哨，连摇多遍，无人接话。

正在这时，镇队附张浩达急急忙忙跑来说：“日本人已在